范文正公年譜

范文正公年譜序

君子之道常得以行於天下
以君子扶樹之也何也舉朝
焉則朝無異道舉國皆君子焉則國
無異道舉天下後世皆君子焉則天
下後世無異道宗之何不能皆君子

也則其道異其道異則其心異其心異則其趨不能以相一矣而可望其道之行哉玆其所以不能不待君子之扶樹也然而君子論道生乎前者率俟後之君子生乎後也率仰前之君子不前後而異揆焉則亦此心之

相感乎爾吾友無錫秦公國聲以御
史中丞經畧全楚入澧境謁文正公
祠即復道士所侵祭田已乃屬州刺
史葉君邦彥州倅歐陽君崇琇錄公
年譜刻梓藏之祠俾論公之世者考
焉美哉乎其爲君子之道謀也顧公

之道非後學所能窺測然其在臺諫則為天下靖大奸在邊斅則為天下禦大敵在宰物之地則為天下恢張太治理而表裏始終粹然一出於正譬則晴空不雲澄江不波人人得而知也伊洛横渠安定諸儒皆有稱述

而考亭尤極其尊仰其答周益公之
言曰范公心量廣大高明可為百世
師表由是觀之公於諸儒雖其造詣
淺深不敢妄議然公卓然為有道君
子則不當復疑矣中丞公所以拳拳
講求公之道者詳答已𢧐梓刻既成

邦彥輩求予為序夫中丞公之於范公亦猶范公之於狄李二公也公嘗謁狄梁公仁傑祠退而論撰其行業刻石立之又嘗謁李衛公德裕祠病其湫隘遷於南樓且求其本傳刻梓藏之二公皆唐純臣衆口畢詞以為

君子故公究心焉公而有神其不謂然曰鄉也吾爲狄李二公究心今秦公乃爲我究心乎是可見君子之道同則其心也趨也無或閒然也范公非爲二公謀也爲二公之道謀也秦公亦非爲范公謀也爲范公之道謀

也秦公非循范公之故事也君子之心曠百世而相感無非扶樹此道使其常得以行於天下後世也於戲君子之道一而已矣其不能以相一者道不同也道不同者邪正之所由分也如是而為正如是而為邪如是而

為君子如是而非君子不迷其途不爽其趨君子之道不在茲乎君子哉君子哉人病不為耳公之道具年譜中其行之已者可則而效施之人者可訓而行後進之士論公之世仰公之風而興起焉則公之道常在天下

後世而無恙矣茲刻裨益可勝既乎抃秦公領玆雄鎮惠洽威行合境華夷翕然率俾故能以其餘閑尚友前哲究心雅道如此論者謂其安攘方畧得於景行文正之功吾固以文正公之道望之則邦彥輩之求吾序也

其奚宜辭

正德十二年丁丑夏四月甲子後學

西蜀劉武臣序

范文正公年譜

四明樓鑰編

五世孫之柔校正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内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十一年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

曾祖夢齡仕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仕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祕書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墉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毋夫人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舍

脩學
醴泉寺內有祠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侍毋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始許焉至天禧元年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

吾固有親踈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戚踈也吾安得不卹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贍養宗族無間親踈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贍給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毋時尚

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凡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

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謚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地曰文内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娶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薄自幼讀書為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

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爲安次曰純

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哲宗謚忠宣御

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

公次曰純禮字彝叟仕至尚書右丞次曰純

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戸部侍郎知河

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

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薨于

皇祐四年也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太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謖鄠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豪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

平宫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某溥遊
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咏於鄠杜
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醴泉寺 是歲
改科舉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
少冒朱姓舉學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
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欵曲衆客退獨留范
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

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忝坐

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揆東軒筆錄

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

作粥一器分爲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

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

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

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我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攜公適朱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謝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褱詩在南

都學舍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宫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葢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

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
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
恐懼脩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
云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二
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
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理參軍按張

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宋說者
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
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争是
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
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
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
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登仕版始
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

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

時

天禧元年丁己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

按九域志亳州也 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

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志在投秦人境遂

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 亳州也 祭龍圖

楊給事文曰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

安兮孫桓易搖祕方監郡兮風悉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太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為譙之從事秋八月進皇儲資

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祕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

溪見牡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

文靖嘗官于此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

一絶後人以二公詩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

人重護以朱闌歲久益茂為西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

冬十二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

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

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

上言䆠準被誣事除興化令時富鄭公弱冠
來謁公識其遠大力教載而激勸之故其祭
文畧云昔弱礿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
有成我稔公德知巳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
比一氣殊息同心异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
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
實激之旣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從楚
州粮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紘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
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
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毋夫人憂有書與發運
使張綸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
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
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

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為灾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衆讙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海州皆濵

海舊有潮水皆至城下田畝斥鹵不可稼穡
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
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
以公為興化令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
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
為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
公寓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

殊為留守遂請以公掌府學公常宿學舍訓督
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
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
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畧云
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養不逮忠肯
忘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
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
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

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
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
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
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
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
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
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

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脩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著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紘殿院赴闕詩（按九域志南京應天府睢陽郡）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

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畧云臣伏以先聖御
朝羣才效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綂和
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扆不虞進越用
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爲學精勤
屬文典雅畧分吏局亦著清徽前曾任泰州
興化縣興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
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衆講習藝文
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云

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
洽崇丘之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
為祕閣校理晏承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
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
又奏乞王洙克南京講書狀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
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
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

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内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不可而不言見從

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
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為
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
朝薦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緣屬公舉每懼不
稱為知己蓋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
殊不能荅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
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
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
可罷其畧曰真宗𥘉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
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
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絕則
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
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
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
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

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容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安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

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
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
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乙宮等處乞下
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
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
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
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
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六月十五日有與周

𩦻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靜書上疏言
減郡邑以平差役其畧云天下郡縣至寥吏
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還廣或窘
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
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
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
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至逼迫河西縣主
戶一千九百内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尚差

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巳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榷酤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而坊市仍舊所責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有上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

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皋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皋為壻後改名即富公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登科記天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陳州薦舉求婚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

公遷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

轉官恩澤移贈考妣其畧曰臣自蒙恩改授
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
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
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邱臣幼孤憫臣多病
夜扣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
臣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
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
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

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及追榮臣在壯年
序進末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覃廣愛之
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
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
願以唐中宗朝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敕斜
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章后為
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
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
通判太常博士四月公被名赴闕除右司諫
公初聞遺誥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國事
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
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
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
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

太后旣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隷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

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
使廵行未報公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
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
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廪賑之絶禁淫
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塩錢饑民有
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
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
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

須諸州幷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先是美人向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

贊其言上意未决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
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
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居夷簡先敕有司無得
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
淨妃玉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别居長寧宫
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中丞孔道輔率知
諫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
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

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
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
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
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
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
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可乎夷
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

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
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閤請對非太平之美
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
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
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
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為非是河陽簽判富弼
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
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歳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往上遇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絶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畧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其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

且有韋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交
迭唱和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
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瀟洒桐廬郡十絶
新定感興五首　　遊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
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騤太傅同年詩建嚴先
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
士方干像于堂之東壁夏六月壬申徙蘇州
蘇為公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游手疏

五河導積水入海有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畧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絶自謂得計及來姑蘇郡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為政買山之圖其

在中矣以來者衆奉易他謀也與晏尚書書
云某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
郡中究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
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
州十詠用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
酬晏尚書見寄詩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
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

郡學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既成或以為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覩學之弊復請于朝新而廣之吳學 今甲于東南五月八日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八月有祭謝賔客文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見文集名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

即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謡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十二

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内侍閻文應置毒公

劾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

不勝必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

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

日所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

道同編次並月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
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畧謂洛陽險固而汴為
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絶無儲備宜以將
有朝陵為名漸營廩食陜西有餘可運而下
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
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
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内惟修德使
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

此長世之策上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闊務名無實公聞之又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

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
發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越
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折
辭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
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
理王質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
宴都門獨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
辭何為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

敢忘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實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毋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筠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

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況余靖素與范某分踈猶以朋黨

此原空分註下有二字今仍空之

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

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下辜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

猶望足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絶足下而以不
賢者責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
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
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亦諫臣之一効也若
訥得書忽乃言范某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
端由參驗所聞與教牓中意頗同固不敢妄
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詆臣言范某平生剛
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

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

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

令日天子與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言

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迕

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迕意逐之臣合爭臣

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茲狂

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

天子以迕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名

脩戒諭脩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官
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
公靖洙脩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
東以歸張中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
有書永叔書于壁者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
畧曰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出自畎畝階于
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黍王畿之政至孤難
立屢請弗諧眷寵既渥補報宜艱必將危墜

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巳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饒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㴐盛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

當有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
人及弟公沇幾遠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
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關之句五老峯有亭
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又饒有九
賢堂自開寳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九
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為立祠須春堂
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
十載牲牢日盛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

致禮焉講堂每上丁具禮祝有滕公夫人刁
氏墓誌銘有靈烏賦和謝希深學士見寄詩
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陽酬泉州曹
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專城鬢似
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
州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

被黜天下之人齚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
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公等
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
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政陳琳辯
其不然公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朝
士牽連出語及公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
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謝上表移丹陽郡

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魏介之二
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
州道由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爲之作
記立碑至郡謁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
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之祠下與李泰伯書
云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
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閣校理見明

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
音爲韋與胡安定屯田書畧云近改丹徒併
獲雅問豈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甚念入
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
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
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
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艮止之時
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

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
精惟一死生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按公
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
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係元年知越州
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當考是冬元昊僭號
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毋
臣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
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

耳何錦綺為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元昊
襲父爵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
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
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
塩會勝甘凉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
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
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
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偽號六班

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用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鄜州通判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牓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康定元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暨道中詩越上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

公墓誌銘有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
翠峰院詩有與李泰伯書其畧云此地比丹
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説因而圖
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飲酒
侯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
祭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三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
氏墓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

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改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砦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

敢深入既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況今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己卯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

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
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曰臣向
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知
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
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公
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
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
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

晉陽法馬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
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大范蓋指雍也是歲橫渠先生張載來謁
勸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
用兵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
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
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即是年也築青澗城復承平永平廢壘神道

碑云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
築青澗城𢫬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
者數萬戶有舉張問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
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
討元昊公上疏其畧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
大寒暴露僵仆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
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此得

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
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漸飭
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
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僵兵無期若用臣等歲
月無効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
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拓
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必固守鄜
延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門寨主高

延慶還延州令晁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正月元昊寇渭州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畧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秦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

職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世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為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元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書而潜録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又畧删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輙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輙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

杜衍謂公本志盡忠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
深罪夷簡亦徐聽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
為公辯上悟乃薄其責夏四月癸亥公以陝
西經畧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
郎中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有謝
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
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
昊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

賊為鄉導後雞首露揗懷去就公至部即奏
行遏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
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漢用九月辛酉公
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
郎中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為左
司郎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
是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修充經畧安
撫司掌書記狀是歲蔡大順城神道碑云於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藏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為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

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立良孫

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為患邊上公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內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畧

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
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
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
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為龍圖閣
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
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亦非臣
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
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內內侍省高班陳舜封

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
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祖公三書十
月辛亥以公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
延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有讓表元昊
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
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
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
無憂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

加職進官公以西師　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畧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從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

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為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

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畢詞厚禮從兀
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
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
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
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臥内屏人徹衛與
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
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
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

謀必欲收復靈夏横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名赴闕陳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

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
戰得為小事耶諫官歐陽脩言公與韓琦久
在陜西備諳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便
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
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畧云臣親聞
德音謂屢有災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
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
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己二遣使決獄三詔

州縣賑卹四等養陣亡之家五邊民被戎狄
驅擄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負
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
公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
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
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為陝西宣
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
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任師中

嘗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弟先
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歲議而後行
詔命田況為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
畧云某近蒙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
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　署勾當至
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
　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骨肉各安
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

謀行請旨揮兒姪知妻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撫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巡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

大計先是公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
行韓琦言賊恐乘忿盜邊當速遣某河東臣
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
詔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辰命同
脩中書時政記有遴賢諫議陰德錄祭石曼
卿學士文祭吳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
弼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
務公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且革

辤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令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名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公與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

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嚮公等悉用公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諸事晝一次第須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十月丙午詔中外有隊敘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司者謂之送殺吏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刼盜張海橫行數路剽刼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御諭富民出金帛

牛酒使人迎勞盜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副富弼議欲誅仲約公時爲參政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

之情醵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
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
免死既而弼愠甚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
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
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
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
為然其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

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怨縱賊者例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

不肯為郡縣設備吏敢以治城隍閱兵卒為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鋭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温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爲罷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 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

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
七寨定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
前數刻乃罷六月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
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令防秋事近頗賜罷臣
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
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為陝
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
疑者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

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黨及陜西用
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
名還倚以為治中外屬望公亦感激眷遇以
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
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
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
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
解然公與弼等所議不變先是介石奏記於

彌責以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
傾彌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
伊周曰伊雇而偽作介為彌擬廢立詔草飛
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彌恐懼不敢自安
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
固請行乃有是命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
呂夷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
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

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為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為便范公為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

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矣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月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敕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呂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祕閣寫書籍上

䟽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陜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又檄偕築大蟲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

西四路縁邊安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
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表有祭韓少傅文二
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徙之有
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有祭
環州种染院文八月有祭陜府王待制文自
公與韓琦出使譏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
亦稍沮上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公愈不
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謂

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
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
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愈
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
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言公去
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
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
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

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
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
詔罷公及琦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十一月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
撫使并罷富弼安撫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
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
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是月乙未轉
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

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
公在鄧是年鄧人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
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
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
得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二月有祭謝
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

公平日見贈之言也有依韻酬荅邠州通判
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
李光化見寄詩依韻荅王源政憶百花洲詩
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荅提刑張太博
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
雍墓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
刑張太博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

楊給事中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邵氏續載

與韓魏公書畧云師魯去避

疾來鄧以存歿
見托至五日 而啓手足

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

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詰驛看他告伊云

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

文字垂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

公分俸賙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二

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
云夜来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
自了當不復管汝畧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
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
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倅
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
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云
已去安州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

誌某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　郄待作
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
故相太傅孝侍中文肅公名還王沐及就遷
職伊事劉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
鄧人愛之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
有謝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
州二月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顧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為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覺

公遇之無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表[illegible]
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竺山日觀大師[illegible][illegible]
云皇祐元年舍至錢塘正月帝御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illegible][illegible]
獨之能今為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公又謂公[illegible]
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illegible]
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illegible][illegible]和運使舍人
觀潮二首和蘇州蔣[illegible]學士寄謝賜鳳茶夫

和蘇之翰對雪詩和韓子華舒州韓宣徽見寄二首

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屬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

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
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
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頤何待而居乎吾之所
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
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
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
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又
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欲為公買

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遵也
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壞及
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墓表兵部員
外郎王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戸部侍郎徐
前職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
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
民存餉為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

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名諸寺主首諭以飢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敖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

兩浙淮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
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
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八月建昌軍草澤李覯撰明堂圖議公奏之
授試太學助教覯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
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
辰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
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

傳有舉李宗易向綰堪任清要狀有乞每椿
衍等備明堂老更進叢攷朱寀所撰春秋文
字狀冬十一月有晁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
青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有青州謝上表正
月八日有續家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
云某上巳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廢事有
倫守之弗墜但歲飢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林

落因須救濟又按言行錄載東齋記事云公鎮青杜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納埸青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納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賈巨勝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糴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乘

自代狀舉張諷李寧充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頴亳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寫黃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

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為守宰最要毋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審擇守宰得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潁州夏
五月二十日至蔡州薨先是公在青果(菓)歲
以疾徙知潁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
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
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
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
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

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
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
請遣使　問其家所欲既塟上親篆其碑曰
褒賢之碑敕賜　　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
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為政
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　羌皆畫
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人數百為舉哀佛
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宣和五年慶師字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
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
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十二月壬寅詔褒贈近
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
公謚文正范某可特追封魏國公

范文正公年譜終

書范文正公年譜後

右宋范文正公年譜宣獻樓公鑰所撰也宣獻在寧宗朝以文章節義擅重名文正勳德蓋其所嘗景慕焉者故特筆譜之其敘事視史傳加詳席家食時得而讀之手錄一編置之巾

司以便檢閱及叨與仕籍猶雋自隨
久之為僚友求假遂不復以還正德
乙亥出倅澧州冬十月過安鄉得擕
公祠安鄉公弱冠時經游之地也訂
公遺事父老必有能誦之者因名詠
訪皆不能荅䶑思手録一觀徒惘惘

耳又明年秋仲鳳山秦公來臨澧命

席等求公年譜刻梓藏之祠此譜公

八世孫國儁舊置文集中而公文集

傳落澧者絕少遍求諸縉紳家了無

所得

華陽王府奉國將軍埜菴殿下尋之

忻然見假遂於文集中錄出名呈刻之工既就遠近大夫士持紙墨來假印者甚衆席記識弗彊得此尋繹舊聞不覺悵然興明河高山之念然則秦公之所以嘉惠後進者猶澧一隅而已乎典祠事者尚珍藏之俾勿壞

賜進士出身岳州府澧州同知前南京
工部員外郎晚生泰和歐陽席拜手
謹書